

东方



# 东 方

## 内 容 说 明

这部长篇小说，描绘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这一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壮丽斗争生活。作品通过对朝鲜战场和我国农村阶级斗争的描写，展现了中朝人民进行这场反侵略战争的必要性。

作品塑造了血肉丰满、个性鲜明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指战员和贫下中农的英雄群像，真实地再现产生英雄人物的典型环境，表现了决定战争进程的人民的伟大力量。形象地揭示站立起来了的东方革命人民，必然战胜任何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历史发展规律。

封面设计：杨再溪

## 东 方(共三册)

---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新 华 书 店 北京 发 行 所 发 行

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字数 745,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36  $\frac{1}{2}$  插页 6

1978年9月北京第1版 1978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

书号 10019·2673 定价 2.30 元

# 目 次

## 第一部 山 雨

第一章 故乡.....	3
第二章 柳笛.....	10
第三章 母亲.....	25
第四章 大妈.....	35
第五章 金丝.....	53
第六章 村长.....	64
第七章 地主.....	75
第八章 消息.....	88
第九章 惊梦.....	102
第十章 分别.....	118
第十一章 路上.....	127
第十二章 营长.....	140
第十三章 争论.....	153
第十四章 政委.....	167
第十五章 江边.....	180

## 第二部 火 光

第一章 开进.....	203
-------------	-----

第二章	侦察	215
第三章	山前	225
第四章	胜利声中	235
第五章	青坪里	244
第六章	团党委会	255
第七章	幽谷	268
第八章	军中便宴	281
第九章	小试	294
第十章	小鬼班	310
第十一章	苹果园	321
第十二章	溪畔	329

### 第三部 风 雪

第一章	寂寞	341
第二章	取经	353
第三章	月儿圆时	367
第四章	大炮与手榴弹	380
第五章	课本	388
第六章	闸门(一)	401
第七章	闸门(二)	414
第八章	闸门(三)	429
第九章	追击	438
第十章	会师	452
第十一章	另一个“围歼”	461
第十二章	在亲人心里	482

第十三章	琴声	493
第十四章	雪夜	510

## 第四部 江 声

第一 章	征服“死亡地带”(一)	523
第二 章	征服“死亡地带”(二)	532
第三 章	孤儿	544
第四 章	家	552
第五 章	新来的老战士	560
第六 章	家乡早春	569
第七 章	来凤(一)	583
第八 章	来凤(二)	590
第九 章	密计	600
第十 章	临津江畔	610
第十一 章	溃灭	614
第十二 章	控诉书	629
第十三 章	将军渡	640
第十四 章	虎鸣山口	649
第十五 章	黑云岭(一)	657
第十六 章	黑云岭(二)	666
第十七 章	黑云岭(三)	682
第十八 章	雨中	693
第十九 章	洪水	707
第二十 章	金妈妈	720
第二十一 章	朴贞淑	734

第二十二章	浪滔滔	750
第二十三章	阴谋	759
第二十四章	城市	771
第二十五章	聚歼	784
第二十六章	送别	802

### 第五部 长 城

第一 章	枫叶红时(一)	811
第二 章	枫叶红时(二)	820
第三 章	归来	833
第四 章	地下长城	843
第五 章	夺取中间地带	862
第六 章	钢铁战士	870
第七 章	地雷大搬家	881
第八 章	又一个“狙击兵岭”	892
第九 章	绣花人	901
第十 章	布谷声里	910
第十一 章	在五面包围中(一)	924
第十二 章	在五面包围中(二)	938
第十三 章	在五面包围中(三)	949
第十四 章	反击	964
第十五 章	亲人	9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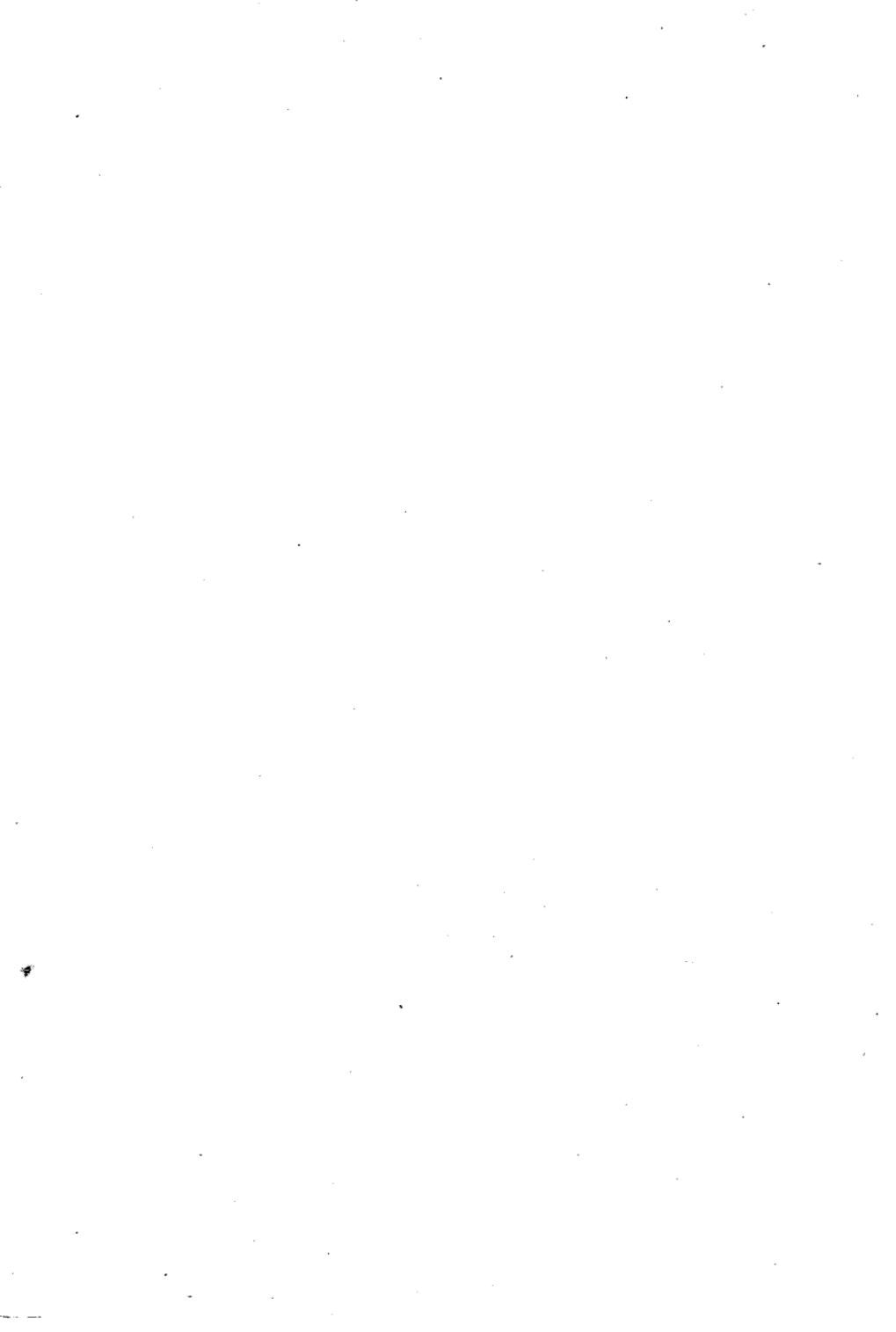
### 第六部 凯 歌

第一 章	战友	997
------	----	-----

第二章	春初	1012
第三章	硝烟红花	1021
第四章	在朝鲜人民军里	1028
第五章	我看到了新世界	1041
第六章	和平之声播音站	1057
第七章	红旗飞舞(一)	1069
第八章	红旗飞舞(二)	1080
第九章	挺进	1090
第十章	金谷里	1103
第十一章	灯火灿烂	1111
第十二章	新起点	1124
第十三章	路	1136
第十四章	归故乡	1147

第一 部

山 雨



# 第一章 故乡

平原九月，要算最好的季节。春天里，风沙大，就是桃杏花也落有细沙。冬景天，那紫微微的烟村也可爱，但那无边平野，总是显得空旷。一到青纱帐起，白云满天，整个平原就是一片望不到边的滚滚绿海。一座座村镇，就象漂浮在海上的绿岛似的。可是最好的还要算是秋季。谷子黄了，高粱红了，棒子拖着长须，象是游击战争年代平原人铁矛上飘拂的红缨。秋风一吹，飘飘飒飒，这无边无涯的平原，就象排满了我们欢腾呐喊的兵团！

现在一辆花轱辘马车，就正行在秋天的田野上。老远就听见它那有韵节的车声。细小的铜铃声也很清脆。

这辆马车是从京汉路的一个小站上来的。一大早起，它就载着旅客，离开了那笊篱上垂着红布条的村野小店。小青骡子刚刚吃饱饮足，正象爬山没有经验的青年人，一上路就打冲锋，使得心疼的主人也勒它不住。早晨风小，草棵里露水很大，小青骡子蹄子湿漉漉的，走得十分起劲。不到小晌午，就赶出了三十多里。现在已经是正晌午了，太阳晒得人老是擦汗，可是它却慢下来，还没有赶到打尖的地方。赶车人由它走着，尽管人们催促，赶车人可有赶车人的主意。

这车上原有六名旅客，中途下去了两个，还是很挤。车尾

上用绳子系着高高的行李卷儿。小青骡子的料袋子，带着长绳子的小水桶，也在那里系着。车厢里两个妇女一个孩子就占满了。我们的主人公，坐在车前面，两条腿在车下不住地悠打着。他已经多年没有回到自己的故乡了。

他卷了一支大喇叭筒纸烟，含在嘴里，正在同人们亲热地谈话。因为天气热，他解开了军衣扣子，敞着怀，手里拿着军帽，露出一头浓发。他个子不算太高，但显得十分灵活敏捷。那一双眼睛，流露着坦白、直爽、快活、甚至还有一点顽皮孩子的神气。他同人们好象没有一点隔阂，跟那个抱孩子的妇女叫大嫂，跟那个十八、九岁的姑娘叫大妹子，很快就混熟了。

“同志，你是哪村的？”姑娘问他。

“凤凰堡。”

“家里还有什么人哪？”

“有爹，有娘。”

“去年头不少了吧？”

“有个几年子了。”

“我舅舅也在部队里，我这次去瞧他了。”姑娘接着问，“你在部队里做什么工作？”

“你猜猜看。”

姑娘歪着头端详了一会儿，说：

“你是个通讯员吧？”

“哈哈，你猜对了。”

他嘻嘻一笑。真的，在哪儿驻军，房东没有不把他当成通讯员的。部队一驻下，他在炕头上两条腿一盘，就同老乡家长里短地扯起来。满口婶子大娘叫得真甜，那些穷苦人眉开眼

笑，没有不喜欢他的。他同那些通讯员差不了几岁，又常同战士们滚蛋子，一时真看不出有什么不同。等到部队集合起，他站在一百多人队列前讲话，这才知道他就是连长。

花轱辘马车慢悠悠地走着。路两旁，高粱穗又大又红，密密地排列着。满耳都是高粱叶哗哗的响声和蛐蛐的歌唱。当小青骡子的蹄声临近时，蚂蚱蹦跳着，展翅飞到远处。蛐蛐的歌声也停了。等到车轮过去不久，它们又唱起来。

“快醒醒吧，天下雨了！”姑娘忽然向那个赶车的身上拍了一下。原来他正抱着长鞭子打盹，小青骡子探头揪着高粱叶，车停下了。赶车的揉揉眼，轻轻地挥了挥鞭子，车又走动起来。

这一带，路两边都是高粱地。冀中土地肥美，庄稼人种地贪馋，地边儿紧挨着车道沟。大车走到这儿，就象钻进一个没有头的长胡同，碰得两边的高粱叶哗哗地响。不断有一两枝高粱，被风吹得垂着红穗，斜倒在路上。小青骡子走走停停，老是把头向两边探着，车已经走得越来越慢。

“你看把你孩子热的！”那位大嫂用手给孩子遮着荫凉，对姑娘说，“来凤，你催催赶车的大哥快一点儿吧！这样天黑能到家吗？”

“我保你吃饭以前赶到！”赶车的打着喜诨。

“嘻！你看你多会要嘴！半夜赶到，不也是吃饭以前到家吗？”那个叫来凤的姑娘说。

人们笑了一阵。赶车的还是不慌不忙。一九五〇年那个时候，在冀中平原上，就有些富裕中农看上了赶脚这行买卖。地里活雇上个人用不了几个钱，他们赶一趟脚倒挣钱不少。这

样倒腾两三年，就能买房买地。这匹小青骡子，就是赶车人的心尖子，他怎么肯累着它呀！

这时，我们的主人公忽然笑了笑。他把包袱上系着的小桶悄悄解下来，用孩子的小裤子一盖，就挤挤眼说：

“赶车的，你那个给牲口饮水的小铁桶怎么不见了？”

“啊？”赶车的扭过头来，“糟了！不知什么时候掉了！”

“我刚才还见着哩。”

“过那棵大柳树的时候还有吗？”

“有。”

“那，掉下的功夫不算大。”他把鞭子递过来，“麻烦麻烦，你替我赶一会儿，我去找找。”

“那你可得买包烟请请我！”

“行！行！”

赶车的一蹦身跳下车向后跑去。车上的姑娘媳妇拚命地忍住笑。鞭子换了主人，乒乓两声脆响，虽然并没有挨着小青骡子，但它已经觉得马虎不得，立刻丢下高粱穗子走得起劲了。蚂蚱飞溅着，烟尘腾起，姑娘媳妇咯咯笑着，很快就赶出了十几里，在预定打尖的村庄一家小饭铺门前停下了。

等赶车的满头大汗赶回来，这位年轻人正用小桶给牲口饮水哩。他摸出烟荷包，递给赶车的说：“你看，车也给你赶到了，小桶也给你找着了，也不让你买烟，来，先抽我一锅吧。”逗得姑娘媳妇又笑了一阵，姑娘笑得弯着腰，把眼泪都快笑出来了。

这时只听店里有人喊道：

“那不是嘎子吗？嘎子！”

大家扭头一看，只见小店里走出一个胖乎乎的汉子，腰里系着水裙，肩上搭着手巾，赶过来用两只手攥着年轻人的手说：“嘎子！你回来啦！多少年了，还记得我呗？”

嘎子哈哈大笑说：“烧饼老王，忘了你可就没有烧饼吃了。”原来这人做的烧饼方圆三、五十里出名，就得了这个绰号。

老王拉着他笑了一阵说：“快进来歇着！嘎子，这些年你钻到哪儿来着？这街上的人老念叨你，说，这么多年，也不知道我们的嘎子哪儿去了？”

大家到小穿堂屋坐下。赶车的问：

“他是哪个嘎子？”

老王眉毛一扬说：“你这人真糊涂！坐你一路车，还不知道车上的大哥是谁？他就是那个烧炮楼、打汉奸，捉日本鬼子的那个嘎子呗！还有哪个嘎子？”

“哟！他就是嘎子！”那个媳妇惊讶地说，“早就听人说嘎子长，嘎子短，我老想看看他那嘎样儿，这回说了一路话，还不知道是他！”

“他刚才还说自己是个通讯员呢。”姑娘用指头点着他说，“怪不得人叫你嘎子，你真嘎呀！”

“嘎不嘎，反正把我摆弄得够呛。”赶车的擦着汗，气喘得很不匀实。

老王弄明白是怎么回事，把脸一抹哈哈大笑着说：“人的心眼儿是七十二窍，他这心眼儿三百六十窍也多，连日本鬼子都斗不了他，你还斗得了他？”

姑娘说：“听说你扮新媳妇拿了大李村的炮楼，你是怎么

装扮来着？”

嘎子只是笑。

“光龇着牙笑哩，你可说呀！”姑娘又催。

嘎子嘻嘻一笑说：“那一回，我们政委给我借了个大花褂子，还有四两粉。大花褂子我倒是穿上了，就是那粉，我搽了半夜也没搽白，弄得我困的不行。第二天在轿里，我抱着一挺机枪睡了一小觉，就走到了……”

姑娘咯咯地笑着，又问：

“那年，听说在这铺子里也打过一仗？”

老王正给大家做面条，小铁勺儿叮当乱响。这时扭过头来说：“你就别提了，差点儿没叫他把我吓死！”老王顺手一指，“那回嘎子就在这个地方坐着。他正端着碗冬瓜汤喝哩，我眼一扫，从对过来了一个日本兵，一个特务。把我的脸都吓白了。嘎子手疾眼快，把我那脏水裙一束，拿起抹布就抹桌子。那两个家伙一进门，嘎子就笑嘻嘻地迎上去说：‘太君的请坐！’那两个家伙坐下了，我才放了心，就给那俩家伙张罗吃的。谁知道那个特务眼尖，浑身上下老是打量嘎子。嘎子正端着两碗汤走上去，那个特务突然说：‘你是什么人？’嘎子说：‘我是跑堂的。’那个特务说着站起来就要搜他，我心想坏了，可是嘎子嘻嘻一笑，说：‘别忙，你先喝碗汤吧！’说着他把两碗滚汤兜头泼过去，烫得那两个家伙怪叫，正要掏枪，嘎子那把大净面盒子已经逼住了他们：‘不许动！’……哈哈，他在我这儿喝了一碗冬瓜汤，捉了两个俘虏。可也真把我吓死了，好几天我心里还扑腾。”

“别说了，老王。”嘎子说，“那时候，你呀，就怕在你这小铺

里打仗。”

“那也难说。”老王说，“我这政治觉悟是不高，可我一家老小就指望着这个小铺子吃哩！你在这儿一打，我这饭碗就得叫你踢了。可是你们也没少打呀！别人专爱在僻静地方躲着，夜里出来打；你倒好，专爱找热闹地方。你说说这明月店每逢大集，你哪回不来？倒是也沾了你的光，那些汉奸特务收税的，到底来混闹的少了。”

大家扯了一阵闲话，汤面、烧饼已经端上来了。大家匆匆吃过，付了钱，走出门外。

这时候，小青骡子也吃饱了。它是在街上吃的，面前摆着一条长凳，上面放着半筐青草，不用说，它早已习惯了这种打尖方式。

大伙上了车。听说嘎子回来了，有不少人挤在车前来看。弄得嘎子怪不好意思的，他笑着说：“我是新媳妇吗？你们这么看我？”

“嘎子，你比新媳妇还稀罕哩！”一个老头笑着说。

“回去吧，乡亲们，有工夫再来看望你们。”

那辆花轱辘马车已经开动，它又滚动在那高粱叶象流水一样哗哗响动着的平原上了。